

人在旅途

寻梦泉州城

□杨冬青

从粗犷的北方突然闯入秀丽的江南,我经受住了高温的“考验”,又享受了美丽海滨城市带来的浪漫。

作为北方人,我熟悉辽阔和疏朗,也习惯了黑土地的厚重,当我第一次踏上海滨城市福建泉州时,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座城市,能把古老与鲜活,温柔与热烈揉碎了捏合在一起,让人看一眼,尝一口,就再也忘不掉。

乘车进入泉州市区,迎接我们的是温陵路与泉秀路交汇处高高耸立的金色铜柱,柱子四方有8个仙女在演奏乐器,出租车司机用闽南腔的普通话告诉我们,这柱体造型源自晋代的石笋,石柱高25.8米,柱子上的8个铜制仙女形象取材于开元寺的飞天乐伎,手持的南音乐器象征泉州是音乐之都,也是泉州的市标建筑,表达了泉州对远方的客人热情欢迎之意。我突然想起了曹操“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的诗句。

泉州是一个千年古城,从唐朝起,这里就人烟稠密,商埠云集。如今,已是拥有600万人口的富庶之城。

到了泉州,就不能不逛逛闻名遐迩的中山街,中山街是海外华侨打造的繁华商业中心,海外游子爱乡之情和泉州温暖的风伴随它长大,2021年,中山街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“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”。中山街兴隆时有300多

家店铺,它的繁华程度类似于北京的王府井、上海的南京路、沈阳的太原街。我信步来到中山街,出乎意料,这里冷冷清清,原来全长2.5公里的长街正在大规模的修缮,经导游介绍,原来,2024年中山街启动“修旧如旧”改造,以便更好的延续商脉传承。我看到中山街道路旁的古朴骑楼融合了传统红砖墙与南洋拱廊元素,有的门楣上还保留了上个世纪的文化印记,如“百货公司,伟人语录”等文字,细看有的门楣上还刻着阿拉伯文。顺着弯弯曲曲的纹路,我想起了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,那时,商船载着香料、瓷器,也载着不同语言和信仰在这里靠岸,把他乡文化慢慢酿成了泉州的一部分。

游完中山街,转进丰泽区的美食街,正值中午,这里人流涌动,各个小饭店人气十足,饭店里不时传出闽南的丝竹音乐。我转进一家心仪的饭店,听着老板操着闽南语招呼客人,“里厚,贾崩吗?(你好,吃饭吗?)”我突然觉得东北的热闹是风风火火的,而泉州的烟火气里藏着柔软的温柔,坐在这里,听着闽南丝竹之音,品尝着闽南风味的海蛎煎、姜母鸭,喝上一碗热乎乎、香甜的花生汤,简单却让人胃口大开。北方人吃饭讲究大口吃肉,大碗喝酒,而泉州美食清淡、典雅,每一道菜都像精心雕琢的艺术

品,慢慢品才能尝出其中的妙处和滋味。

饭后,我又来到了极具闽南特色的蟳埔村。蟳埔村面临大海,村里有用牡蛎贝壳建造的民居蚵壳厝,它的外墙用贝壳与石灰沙子混合筑成,墙厚达30厘米,冬暖夏凉,坚固耐腐蚀,工艺精细,极富历史韵味和闽南特色。这里不仅民居奇特,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当地蟳埔女簪花围的习俗,当我看到巷中女子头戴簪花围,身着特色服饰走过时,瞬间被惊艳到了。导游介绍说,蟳埔村插花习俗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簪花围由鲜花制做的花环与骨制发簪组成,簪花围常用素馨、山茶、菊花等制作,造型随季节和场合变化。据导游说,蟳埔村利用簪花围拓展文旅产业,吸引了大量游客,今年暑假,单月就接待游客426万人次,带动消费8.6亿元。

“天天桃李花,灼灼有辉光”,我发现海边不少当地妇女,头戴黄色竹斗笠,裹着花头巾,肩挑百斤重的海蛎,从她们沉重的步履和微缩的脊背来看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,男人们或出海或去打工,她们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,织网、捞牡蛎、养儿育女、照顾老人。海风轻吹过,我想,蟳埔村的浪漫不但在每一朵鲜花里,在一声声软糯的乡音里,更在蟳埔村妇女的肩膀上。



簪花围

离开蟳埔村,我又来到了有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开元寺。开元寺始建于唐朝,最著名的就是历经八级地震还矗立不倒的东西两座塔,东塔名为镇国塔,西塔名为仁寿塔,塔身的浮雕仿佛讲述着千年前的故事,降龙罗汉神情威严,佛经故事里的人物栩栩如生,引得人们驻足观看。

泉州又是榕树之城,路边那粗壮挺拔的树干列成队,排成行,遮天蔽日,高耸入云的树上垂下无数枝条落地生根,庞大的根系盘根错节,组成一棵树的母子复合体,它们团结一心播撒着荫凉,庇护着这一片土地,见证着泉州的崛起。离开这里,坐上返航的飞机,透过飞机的舷窗,我俯视渐行渐远的泉州,蓝天白云下它就像一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碧蓝的海边,泉州的传说,泉州的故事,带给我太多的感动,它像个百宝箱,随便打开一看,都能翻出老祖宗留下的宝贝,掏出几百年前的故事。

难忘的泉州城,梦中的城市,藏着几分倔强,又透着几分温柔的浪漫。

那年那月

思念库伦

□于井春

1989年,我在库伦旗第二中学借读,是班里唯一的寄宿生。初来乍到,我必须尽快适应新环境,而这适应的第一步,就是先了解即将生活的这座小镇——库伦旗。

库伦旗,旧称库伦沟,有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大河从镇中穿过,常年流水,两岸居民依镇中心大桥延伸,分别住在南山、北山、东山和西山,南山有农贸市场,北山向阳,多企事业单位、工厂和学校,东山有库伦一中和看守所,西山有新华书店,而街里是最繁华的商业区。库伦旗是多民族聚居地,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,团结和睦,风土民情独具特色。那时的库伦,风沙很大,常年刮着西北风,风沙源自于西北部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,每到春天,大风肆虐,尘土飞扬,行人在风中摇曳,睁不开眼睛,真是顶风寸步难行,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厚厚的一层沙土;大地的表层是很厚的沙化土,很难见到石头,沙化土是过去月科小孩包戒子的好用品,无需过筛可直接使用,清爽松软,我家很难找到这样的土,即便找到,也要筛过,而且对孩子也不够舒适。这沙化土孕育了世世代代的库伦人,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本地同学最大的特点是热情豪爽和淳朴厚道,学习上我们互相帮助,遇到难题共同讨论,研究解题方法,我们也常议论时事,畅想人生理想,渐渐地我和他们熟络起来。因为我是远离家乡的寄宿生,同学们在生活上对我格外关心,一到星期天,教室空荡荡的,他们怕我想家,就来陪我一起学习,有时带我逛书店,帮我买生活用品,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。记得有一次,我不小心把饭票弄丢了,同学们轮流给我带饭,都是在食堂里吃不到的可口饭菜,让我既开胃又开心……后来我参军入伍,在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之余,总会想起库伦旗,想起库伦二中的老师和同学们,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,挥之不去,我一直惦念着他们的高考情况,他们现在都生活得如何?

第一次探亲休假,我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坐客车去看望我思念的库伦,思念的老师和同学们。风沙小了,这是我的第一感觉,柏油路宽阔了,畅通无阻,一路上都是绿水青山,风景秀美,气候宜人。到了库伦旗,简直认不出原来的样子,真是今非昔比:过去的平房不见了,高楼林立,老式商店消失了,矗立在眼前的是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型商场,新建了豪华宾馆,改建了老旧的客运站,学校、新华书店、图书馆、医院、电影院、农贸市场等都进行了改扩建,还新增了不少游乐健身服务场所和设施;大街上人来人往,人们穿着时尚,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,一派繁荣昌盛、蒸蒸日上的景象。见到了昔日几位同学,依旧热情不减,真诚相待,大家都成熟了许多,有的参加了工作,兢兢业业;有的自己创业,进军商海;还有人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在酒店,我们举杯畅饮,把酒言欢,回味过往的校园趣事,憧憬未来。

如今,我们都已到了知天命之年,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,我依旧思念库伦,思念库伦二中的老师和同学们……

1946年,解放战争序幕拉开之初,在奈曼大地上,保安队、黑城子王守卫队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又粉墨登场了。他们兴风作浪,骚扰百姓,抢劫财物,当地村民苦不堪言。

1946年初秋的一天,一支百余人的马队闯入我们村,他们自称是黑城子王守卫队。连长带着他的太太、婶母及小姨子占据了我家正房,混睡在一铺火炕上,其他士兵分住在村里各家各户。连长嗜爱鸡肉,命令我父亲每天宰两只鸡,而他手下的一名黑脸侍从则爱吃羊肉,私下威逼我父亲给他杀羊吃。可我家没养羊,被逼无奈,父亲想出了一条妙计,婉转地把这事透露给了连长,连长把那位侍从训斥了一顿。从此,那位侍从不再吵着要吃羊肉,表面上客气多了,而暗地里却对我父亲吹胡子瞪眼。住在村里各家的士兵们则杀猪宰羊,大吃大喝,把百姓祸害的够呛。

一天中午,连长命令士兵把一挺轻机枪从马车上抬下来放到地上,又命令士兵在30米外的院墙上画个直径20厘米的圆圈,连长伏下身子,瞄准那个圆圈,扣动扳机,打了几枪,只有一枪打在了圈里。对这样的结果,连长似乎很满意,站起来,拍打了前身的尘土,眯眯眯地回屋了。

夜里,明月高悬,微风习习。吃饱喝足的王守卫队套车备马,护着连长及其家人,一溜烟向南方窜去了。

后来,又窜来几股匪徒,吃拿卡要,但并未发生什么大事。

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,父亲有时让我蹬着梯子站在房顶上放哨,一旦发现情况,立即下房告知大人们。母亲怕我在房上饿,就烙几张油饼,装在瓦盆里放在房顶上,供我随时食用。

后来,邻居对我父亲说:“你也太粗心大意了,你就一个独生子,让他坐在房顶上放哨,万一匪徒们打黑枪怎么办?”父亲听后恍然大悟,吓出一身冷汗来。

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

□张树芳

百姓故事

重阳登山探枫红

□史丽伟

十月的风,带着几分清爽的凉意,唤起了老友们外出同游的念头。一行6人的小分队,于重阳节前夕,开启了辽宁之旅,去丹东的凤凰山登高赏枫叶。

欢声笑语,一路畅行,仿佛缩短了8个小时的旅程。到达目的地来不及休息,我们就直奔凤凰山奔去。

清晨的凤凰山,笼罩在一层薄雾里,仿佛还不曾睡醒。山势连绵起伏,峰峦叠嶂,徐徐铺陈在眼前,秋风强劲不羁,调皮地打翻调色盘,晕染出一幅幅五颜六色的美丽画卷。

踏上木制台阶,一侧山石林立,一侧绿植茂盛。林间的树叶轻盈浪漫,落在肩头脚下,仿佛在诉说秋天的悄悄话。

转过弯道,走在最前面的慧慧惊喜地喊道:“快看,太漂亮了”,三三两两走在后面的5人,原本散步一样悠闲,听见慧慧的声音,不约而同地跑起来,看到那棵枝条伸展、叶片重叠错落,有着醇厚深红和娇嫩浅红叶子的枫树,孩子

般大呼小叫着“拍照,拍照,多拍几张美美的照片”。6人团的玲是我们的宝藏摄影师,每逢景色秀美处就举着手机寻找最佳位置和角度为我们拍照。我们只需摆姿势展笑脸,不要眨眼看镜头,一人一张单照后,求路人帮忙合影。谢过临时摄影师,我们继续赶路,玲站在原地急得大喊:“我还没照呢!”大家哈哈笑着返回来,每个人都掏出手机咔嚓咔嚓对着摄影师拍了起来。

太阳爬上山来,薄雾散去,阳光透过枝桠照得人周身暖洋洋的,大家索性脱下厚衣服,找一处幽静背风处坐下歇歇脚。

这次出游的领队梅从背包里拿出昨晚她老伴炸好的肉干,一人一块分发到手。肉干咸淡适中,炸得恰到好处,闻着林间树木特有的香气,肉干越嚼越香。向来话少的她悠悠地来了句“好老公都长在人家了哟”,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,笑声在林间回荡,不知又惊落了

几片枫叶。

几个人吃饱喝足,稍事休息后,补充了体力。午后的暖阳,又为我们注入新的能量,开始继续攀登。走过悠长曲折的阶梯,转而来到平坦的木栈道。嬉笑间不知谁喊了一声,我们来喊山吧,看看谁的肺活量最大。“哎,凤凰山,我们来啦!”几个人大声喊了起来,喊着喊着,我喊哑了嗓子,珍喊得笑弯了腰,只有慧慧坚持到最后。更有趣的是,喊山得到了后面游人的回应,几个男声也加入进来。

一路走一路唱,不知不觉夕阳把山林染成了金黄色,山风骤然冷了起来,穿上搭在肩上的衣服时还忍不住回头望了望山顶的枫红,几个人恋恋不舍的下了山。

归途中,暮色漫过车窗,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色,仍然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味着一路共赏的美景。玲翻看手机里白天拍的那些美照,指着一张合照笑着说:

“这张照片老有意思了”。几个人拿过手机轮流看——照片里慧慧举着枫叶挡住一只眼睛,玲手扶额角仰望枝头,珍一个趑趄被我搂在怀里,艳双手插兜,梅手搭在她肩上笑意盈盈地望着我们。这是一个陌生小伙在无意中抓拍的,却透出烟火人间的闲适和自然。

夜色更浓了,群山和树影已退出视线。车子驶向平坦宽阔的高速。几个人累了,乐了一天,终于倦了,一个个闭目养神起来。不知道她们都在想什么,但一个人也没有睡着,珍握着一片红枫叶,喃喃自语道:“我要带回去慢慢回味”。看她握着枫叶的模样,像把整座山的秋色都握在了掌心。

重阳同游,登高望秋,我们不仅看到了满山的枫叶红,更收获了满满的热闹与快乐。手机里收藏起这一路的照片,心底里珍藏的却是寻常日子里也有小惊喜的回甘。

校园里的那只橘猫

□刘宏杰



今年的天气有些反常,秋意还未及细细品味,冬日的寒意就悄然而至。校园里的师生们在换上厚重冬装的同时,也没有忘记那只橘猫,大家为它精心准备了一个保暖的猫窝,每到雨雪天,还不忘在窝上扣一个防水的泡沫盒,为它遮风挡雨。

这学期刚开学,师生们就发现了一件新鲜事:学校的警务室门口,多了一只橘猫。它一身橘色毛发,还有着清晰的虎斑纹。有位懂猫的老师一眼就认出:“这是一只橘猫!”后来从保安那儿得知,它原是只流浪猫,暑假时溜进校园,好心的值班保安见它可怜,便喂了些吃

喂,第二天还特地从家里带来了猫粮和专用的碗。从那以后,它就在校园里安家了,成了这里的一份子。

刚开学那会儿,大家总看见这只橘猫眼角挂着黑黑的分泌物,起初还以为是它不爱干净。还是一位爱猫的女老师细心,看出它是眼睛发了炎,为此这位女老师特意买了眼药水为它滴上。没过几天,它的眼睛就好了,整张脸也清爽了许多。

这猫性子温顺,从不破坏公物,更不冲人伸爪子,师生们都很喜欢它,还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“大橘”。别看大橘平时温顺可爱,它其实还是个捕猎高手。有个周末,值班老师发现它嘴里衔着一只麻雀在院子里闲逛,大家得知大橘有捉鸟的绝活,便开始对它刮目相看。

说来我和大橘之间,也有过一段特别的“交集”。前阵子,办公室旁边的库房闹了鼠患,实在没办法,那天早上,我只好把大橘“请”了进去。也许是在热闹的地方待惯了,关上门的那一刻,我从它眼神里清楚地看到了一丝恐惧。没过多久,库房里就传来“喵喵”的叫声,一声接一声,听着叫人揪心。我请大橘抓老鼠的消息,很快在同事间传开了。大家都很关心它在库房里的状况,生怕它受委屈。迫于这份关心的“压力”,下午一上班,我就赶紧去开门,放它出来。大橘一回到警务室门口的“家”,同事们就围上去“嘘寒问暖”,像迎接一位小英雄。不过说来也神奇,虽然大橘只在库房里叫了一上午,并没真抓到老鼠,但自那以后,库房里再也没

出现过老鼠的痕迹,也许这就是天敌的威慑力吧。

如今的大橘,已是校园里不折不扣的“明星”。每天师生们走进校门,总会不自觉地朝它望一眼;大家带来的猫粮、火腿肠、小零食,也从没断过。和刚来时比,它的毛色油亮了,身子也圆润了不少。

在大家眼中,大橘早已不只是一只猫。它像一抹暖融融的色彩,悄悄融入了校园生活的日常。我们总以为是在照顾它、温暖它,却未曾察觉,它也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:安静地陪伴,温柔地注视,毫无保留地信任,抚慰着我们。这何尝不是一场静默的双向奔赴?我们在付出中得到了慰藉,而它也在被爱中,成为了爱的化身。

档案里的通辽印记

霍林河办事处

——为建设现代化煤田做好服务

在霍林郭勒市档案馆,珍藏着一份当年霍林河办事处成立的文件。1981年10月,为支援霍林河煤田开发建设,哲里木盟设立霍林河办事处,行使旗县级政府职能。办事处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,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齐聚霍林河畔,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了壮丽的创业篇章。

为加速矿建,办事处组织各旗县14个单位7000余人参加地材生产,保证供应,满足了需要。在商业、粮食供应方面,办事处加强计划

管理,搞好财政、税务、金融、物价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,走适销对路、薄利广销的路子,搞活经济,活跃市场,满足了群众的需要。

在社会治安方面,办事处坚持一手抓打击,一手抓综合治理,严格控制区内外流动人口,为矿区正常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。正是这一时期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,为霍林郭勒市后续的快速崛起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,创造了“霍林郭勒速度”的奇迹。(刘伟华)



霍林郭勒市粮食储备库